

解莊

宇津木益夫解

内篇

卷二

13

704

2

明治三十八年
十月十八日
購

解莊卷之二

尾張

宇津木益夫天放解

內篇齊物論第二之上

前篇既論大小之辨。以歸重於藐姑射之神人。以
使學者體逍遙自適之天遊矣。雖然有大小之辨。
則不能不以大爲是以小爲非也。此物論之所以
不齊也。不齊則大小兩陷溺是非之中。而不能體
逍遙之天遊也。此所以有此篇也。夫物之不齊。物
之情也。非強欲使物齊。各安其性命之情。則彼此
無有耦。無有耦。則自合道妙。惟道神妙而無耦。無

門
辨 704
卷 2

耦則歸于一致。歸于一致則忘彼此是非。而物論自齊。學者能體此。則性命之情可庶幾矣。南郭子綦隱几而坐。仰天而噓。嗒焉似喪其耦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。何居乎。形固可使如槁木。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。今之隱几者。非昔之隱几者也。子綦曰。偃不亦善乎。而問之也。今者吾喪我。汝知之乎。楚昭王庶弟莊王司馬。字子綦。居於南郭。故號焉。外篇有市南宜僚者。宜僚恐是子綦之名乎。隱憑也。噓。出氣也。急曰吹。緩曰噓。嗒焉。解體貌。又相忘貌。似離人而立於獨也。耦。匹也。身也。神與身爲耦。

也。喪耦。即喪我。謂忘形也。形如槁木。無生氣也。心如死灰。無火焰也。皆嗒焉喪耦之情狀也。顏成子游。名偃。顏成二字。覆姓乎。與言偃子游相似。其人未詳。或設名者乎。未可知也。子游一見南郭之仰天而噓。嗒焉之狀。與平居有異。故生疑而問之。故曰何居乎。今日隱几之情狀。異於昔日。子綦善其問。且曰。今者吾喪我。喪我則無形以爲累。無形累則神自全。神全則一切物論不除而自滅。此齊物論之首。所以標喪我二字也。若不喪我。則許多議論紛然錯出。宜觀下文以知也。此條七十九言。

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。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。

子綦既以喪我告子游。子游未達。故再說三籟以啓教也。籟。簫管也。比竹而成。管有長短。聲有高下。吹萬不同。以喻物論之不齊。人籟。人所作。即簫管也。地籟。大木之衆竅。噫氣觸而生響也。天籟。聲氣所出之原。無聲響而總萬聲。目不能視。耳不能聽。而歷歷使萬竅出聲響者。不知所以然而然。故歸之天。曰天籟。此條十九言。

子游曰。敢問其方。子綦曰。夫大塊噫氣。其名爲風。是惟無作。作則萬竅怒呿。而獨不聞之。參。參乎。山林之

畏佳。大木百圍之竅穴。似鼻。似口。似耳。似枅。似圈。似臼。似洼者。似汚者。激者。謫者。叱者。吸者。叫者。譟者。突者。咬者。前者唱于。而隨者唱喁。冷風則小和。飄風則大和。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而獨不見之。調調之刁刁乎。

子游聞三籟。再問其方。子綦先說地籟以示之。大塊。天地也。天地間之風。猶人之噫氣。故以風爲大塊噫氣。夫風不作。則無聲響。作則觸萬竅。而作許多聲響。萬竅各異形。則其聲亦各別。雖然無形之風。爲之根。以怒呿也。人唯不生心。則喪我之學可

講也。若生心。則種種境界。爲之對。而發作大小許多議論也。自此以往。是非淆亂。彼我相軋。而不能安性命之情。終爲世故所引倒。而不復視天日之明。不亦悲乎。若使此噫氣不作。則萬竅爲虛而許多境界。不遣而自寂也。人人當猛省也。諸註唯爲筆力所眩惑。不能察深旨。亦可憐也。琴琴長風聲。六收反。畏佳音偉萃。林木搖動貌。大木之竅穴。有兩孔而似鼻者。有一孔而似口者。有竅斜入而似耳者。有方孔似枅者。枅在柱頭。層層承棟梁者。和名滿須我多。有孔圓深而似圈者。有淺而似臼者。

有曲而似洼者。有廣而似污者。已上言形之不齊。竅穴之態如畫。又描寫其聲。激者。戛而聲止。謫者。去而聲疾。叱者。出而聲粗。吸者。入而聲細。呌者。高而聲揚。謔者。下而聲濁。突者。深而聲留。咬者。吠而聲續。于。輕唱也。喁。重和也。前隨。風之前後陣也。已上言聲之不齊。冷風。輕風也。冷風。則和者亦輕。飄風。則隨者亦重也。此言竅穴不齊。則風聲亦不齊。高下清濁。隨唱隨和。似無窮極也。厲風。濟則衆竅爲虛。此句。寫猛風過後。諸竅寂然之狀。濟止也。言風止。則衆竅爲虛。不復作許多聲響也。調調刁刁。

皆衆木搖動貌。已上諸解咸同。唯厲風濟則衆竅爲虛一句。不解去。但謂風止而不復作聲而止矣。其膚淺可知也。夫風之觸萬竅而作聲也。如前所說也。夫人生心於一切外境。則其好惡愛憎種種不可端倪也。雖然風止。則其聲拂地寂然矣。人心亦如風。有時而止。則是非喜怒拂地而無焉。一心興而萬境生。似復無止時。是蒙叟之所以摹寫風木之狀。以示人者也。是惟無作句。對映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句。而使學者知暫時之風竅非鎮日不止之物矣。人心亦宜如風。而晝夜不忘外境。而狂

走坐馳。無所不至。故下文寫人心不止之情態。猶風木之聲響。可併見以察其旨也。李本琴琴。騶騶亦騶騶。俱爲風行聲。歸有光曰。風一也。聲隨竅異。言從心竅亦然。呂吉甫曰。比竹之爲物。人皆聞之。知其空虛無有也。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。萬竅怒號。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耶。衆竅爲虛。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耶。曰。獨不聞獨不見者。言地籟之作止。汝之所嘗聞見。而心之起滅。汝之所未嘗聞見也。以其所嘗聞見。以究其所未嘗聞見。則天籟可知矣。羅勉道曰。風木之形。似從筆端

寫出。非化工之手不能。鼻口耳三者。似人之形。枅則相累積有空缺。圈則圓而中空。臼則中窰。三者似器之形。水聚牛蹟曰洼。流窰下之所曰污。二者似地之形。此言其形也。以下言其聲。激如水激聲。謐如箭去聲。謐如號哭聲。寗室東南隅。如深室中聲。咬如鳥咬咬聲。唱于于。竿通。韓非子曰。竿爲五聲之長。故曰唱于。喁者衆窰如魚口之噏喁也。冷風。清冷之風。飄風。飄忽之風。調調刁刁。樹尾之風。調調然而和。刁刁然而微也。羅說亦可以備訓詁也。新傳曰。衆窰不同。而同受風以成聲。萬物雖異

而同委氣以成體。窰爲風之所鳴。而物爲化之所役。所遇雖殊。同歸一致。此物我不得不齊也。然風不能鳴。無窰而化不能役。無物能脫形骸之累。而冥妄想之情。了然明達。而吾非我有。則入于神妙。而造化不能拘之矣。新傳之說似而未是也。畢竟不能冥心於萬境。而強以無窰無物爲至處。其言似。而其心未冥。落在無物無窰之窟。而不能出頭者也。識者其鑒諸。此條百二十一言。

子游曰。地籟則衆窰是已。人籟則比竹是已。敢問天籟。子綦曰。夫吹萬不同。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。怒

者其誰邪。

上文已言是唯無作。又言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使學者省發心不興萬境寂然之風光矣。雖然恐人猶不達。再發問以盡三籟之義。歸重於天籟。以使省認本然之性命也。子游既聞地籟之方。乃知衆竅之聲。以是推之。以知人籟乃比竹也。至于天籟則無聲而生衆竅之聲者。所謂風作而萬竅怒號之時也。然離風而聲不出。離竅而無受風者。則衆竅之聲雖萬不同。皆一風之所爲也。風之所爲。則非天而何也。是天籟者。在地籟人籟之中。而歷然

其可察也。若言離地籟人籟而別有天籟。則是所謂捕風之說。不足以語道也。正如言離形而無神。離神而無形也。唯不爲形骸所役其神。而後可以認得其本然之性也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。若不認得其性。而俄說仁義之理言。皆假而非真也。夫儒家之說其道。佛者之說其法也。不本于其性。而漫言之者。皆私而非天也。此學者之所最宜省察也。夫吹萬不同。而使其自己也。咸其自取。方壺作一句讀。吹風也。萬竅怒呬。而不同者。聲各出於其竅也。出於其竅。則似不由天也。不由天。則各竅皆有

聲耶。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而無聲者何也。其使竅怒呿者。其誰耶。此使學者思而得之。故不說破。而詰問也。夫人對萬境而興心。此心不在軀殼之中。又不在萬境上。非自太虛中起。然離軀殼而無心。離心而無萬境。則其心自何處起。向何處去。其興心者何者耶。當猛省工夫也。是怒者誰耶。之誰字。當須體認也。此因三籟。以使學者認喪我之我字。誰字。我字。含畜風字之中。讀者當致意也。此條十四言。

大知閑閑。小知間間。大言炎炎。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

交。其覺也形開。與接爲構。日以心鬪。縵者。密者。密者。小恐惴惴。大恐縵縵。其發若機括。其司是非之謂也。其留如詛盟。其守勝之謂也。其殺如秋冬。以言其日消也。其溺之所爲之。不可使復之也。其厭也如緘。以言其老洩也。近死之心。莫使復陽也。

上文已以萬竅怒呿。喻人心之不同。此段直說人心之不同。以示學者。其意深切也。夫心之發見于外者。知與言也。有知此有言。有言而後。足以觀其知之大小也。知言之有大小。此是非之所從起也。達喪我之情者。雖無知言之累。而未達者。不盡其

情態而示之。則陷溺是非之中。而不自知也。故蒙
叟盡筆力。以寫出人心之態度。觀者當刮目而自
得其旨也。大知閑閑。小知間間。大言炎炎。小言詹
詹。此四句。諸解以大知爲至。以小知爲未達者多
矣。又有大小兩爲不免形累者。又有爲大小知言
俱屬一人者。紛紛不一。即是諸解之不同。亦各有
是非也。此大知。非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之大知。
與下文大恐之大同也。世上所謂大知者。能熟時
勢。閑進退。立大勲功。起大議論。乃是大知大言也。
閑閑。熟習之意。炎炎。其言辭之華麗也。小知之人

目前之事。不看破。狐疑狼狽。自立藩籬。自疑疑人。
不能自安。其言褊小。整齊前後而已。詹詹。小褊貌。
又顧前顧後也。是小人之故態而已。大知。大言。逍
遙遊。所謂知效一官。德合一君。而徵一國之類。小
知。小言。市井草莽。有點智小民之類。鬲齋云。伊周
孔孟。皆在此大知大言句中。百家之說。市井之談。
皆在小知小言句中。理會事功曰知。理會學術議
論曰言。郭象云。閑閑。間間。知之不同也。炎炎。詹詹。
言語之異也。俱此一說。夫大知與小知。其態量不
同。而與接爲構。日以心鬪者。一也不接物。則知無

由出。知不出則言何由發。自喪我之人觀之。則俱是人我是非之人而已。或曰然則喪我之人。無知言歟。對曰。何爲無知言也。夫喪我則無大小之可名。物物而不物於物。所謂至人神矣。而非形軀可累。非知言可測。接而不構。心未嘗鬪。雖有知言。而無閑閑間間。炎炎詹詹之可形容。似離世而立於獨者也。新傳曰。大知。小知。大言。小言。大恐。小恐。其寐。其覺。皆有形之累也。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。役於化。則有動止之異。此所以未免於累也。孰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乎。非神不能與於此。新傳之說。

似是而非也。欲使化不能役。決無此理也。大宗師曰。若化爲物。鼠肝蟲臂。唯化之所爲。而無意必固我乎已。則有形即無形也。欲使化不能役者。則有意必固我乎吾也。無形即有形也。此不知與化爲人之旨而妄作此說者。其所見所言。大知大言。而未踐實行者也。自明眼之人論之。則殆亦小知小言耳。夫知言雖有大小。皆接外物起者也。故其寐也。魂不歸靈臺。而猶與外境交接生夢。其覺也。形開。知與境交接。而日以心知與外境鬪戰也。與接爲構。構字可子細也。種種作爲之謂也。陸註云。寐

則魂與神交而爲夢。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。其心
鬪之變態不一。縵者。害者。密者。小恐。惴惴。大恐。縵
縵。亦如風木之不同也。縵者。緩縵。墮弱。遲留而無
決斷。柔惡人也。害者。潛機不露。深藏不測。恤人也。
密者。錙銖不漏。筭無遺策。細人也。雖小事。恐懼不
寧。每惴惴然。至大事。則狼狽憂疑。緩縵自失。而不
能自爲主也。小恐。大恐。與大知小知。大言小言。同
一軌轍之人也。機括。疏云。機弩牙也。括。箭括也。爭
訟之徒。發知言。若射者之中的。尋察他肯綮。而中
人也。此司是非。直遂不轉之人也。詛盟。周禮祝掌

盟詛。註主於要誓。大事曰盟。小事曰詛。疏云。盟者。
盟將來。詛者。詛往過。木強之徒。守勝執拘。山石不
移。詛盟不動。意必固我之甚者也。司是非。守勝。心
鬪不定。精神日勞而削喪。故曰其殺如秋冬。以言
其日消也。此陷溺是非人欲之中。而不可復故也。
林陸俱以之字訓往。言陷溺而不可挽回也。謂其
溺而不返也。復返也。須溪云。其溺之所爲之。不可
使復之也。三之字。皆虛字。言其向者。溺意之所爲
之。不可使復爲之也。此亦一說。西仲以溺爲尿。小
便一出。而不可復也。可笑。其厭也如緘。厭如大學

之厭然之厭。消沮閉藏之意。緘亦束縛閉密之義也。如此日以心鬪。故老愈深。不露其機。厭然閉藏。故曰以言其老洫也。洫已質反。韻會。廣八尺。深八尺。謂之洫也。比溝甚深。故取老愈深義。鬻齋云。其爲物慾所厭沒。如被緘膝然。至老而不可救援。故曰老洫。洫者。謂其如墜於溝壑也。須溪云。洫乍滿乍涸也。已上許多變態。至老洫不可挽回也。若早爲之。所猛省反身。則尚可救藥也。人神已近死。不可使復陽也。故曰近死之心。莫使復陽也。按其發若機括以下。每句如註文。恐大恐縵縵下。脫其發

若機括。其留如詛盟。其殺如秋冬。其厭也如緘。二十字乎。此條百十四言。

喜怒哀樂。慮歎變熱。姚佚啓態。樂出虛。蒸成茵。日夜相代乎前。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已乎。旦暮得此。其所由以生乎。非彼無我。非我無所取。是亦近矣。而不知其所爲使。若有真宰。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已信。而不見其形。有情而無形。

管見曰。愚則預度未來。歎則咨嗟既往。變則輕躁而有。所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。姚則悅美以自肥。佚則縱樂而忘返。啓則情開而受物。態則驕矜而

長傲也。人之狗物忘己者。一體之中。有此異狀。計得慮失。焦火凝冰。是以形心俱化。日消而近死也。此摸寫十二般接物之情狀也。夫人爲是十二般所繫束。實不自由。宛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。如蒸之成菌。倏生倏滅。日夜相代乎前。而不知其所萌。所謂吹萬不同也。怒者其誰也耶。己乎己乎。旦暮得此。其所由以生乎。己字重得奇特也。日夜之所萌。不知者多矣。當須省察。以知其所萌也。究竟不知而已乎。不知而已則依舊不能知我性之所以然乎。不知我性則失爲人之道乎。於是乎當猛省。

晝夜鍊心盡性。而突然旦暮得此。其所由以生者。明白無疑乎。得此之此字。喪我之我字。怒者其誰也耶。之誰字。皆指本體真宰而言也。於是乎再三當工夫。旦暮得此。而確乎習熟。則外離一切之境。內離一切之知。超然乎軀殼之外。而獨立無所倚。所謂有所立。而卓爾者是也。體得于斯。則知吾性命之情。素備于我也。有此性命之情。而後有此形骸也。故曰非彼無我。此彼字亦與旦暮得此之此字之類。同皆不說破。而暗指真宰也。故曰非我無所取。此句須子細。若無此軀殼。則彼性命之情。何

由取之以脩于我乎。幸有此軀。以得取真宰於我也。以是推之。其理至近也。故曰是亦近矣。然而人不敢尋討其真宰者。何也。此不知十二般之所萌。而爲其所使役故也。若欲免其使役。則當須認得其使役十二般者。其使役十二般者。雖固無形聲之可視聽。日夜之代。歷歷使十二般也明矣。故曰若有真宰。然真宰無可視聽者。似無有者也。故曰特不得其朕。雖不得朕。而行住坐臥。無須臾離。則可行己信。但無形不可以視也。其真宰有情而無形也。情實也。有情則可以踐實行也。乃可行己信

也。無形則不可以見聞也。人能反覆推究而有得其情。則喪我之學。可以體得也。按循本云。熱從執從心。心之拘執也。姚冶也。佚放佚也。啓啓開聰明也。態度也。荀子云。莫不美麗姚冶。奇衣婦飾。血氣態度。句法。與此同。禪家云。有物先天地。無形本寂寥。能爲萬象主。不逐四時凋。此自老子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轉化來。三教豈有他哉。此條八十八言。百骸九竅六藏。賅而存焉。吾誰與爲親。汝皆悅之乎。其有私焉。如是皆有爲臣妾乎。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。其逸相爲君臣乎。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與

不得無益損乎其真。

至此恐人之猶未達其旨。又更使人親即身體而證真君也。實丁寧深切之至也。百骸九竅六藏者。內自五藏六府百骸。外至九竅皮毛。指人之一身而言也。人人莫不具備此身體也。此一身之內。何者最親。汝皆悅而皆親乎。或有私而親一處乎。外耳目手足。內心腹藏府。將何處也。又互爲臣妾。以相使令乎。無主人。則臣妾不足以相治。必有主人而使令之也。故曰其有真君存焉。若人無真君。則此身忽腐臭矣。何手足藏府之親之有。此真君上

段真宰。非彼無我之彼。旦暮得此之此。怒者其誰耶之誰。喪我之我。無形而主宰一身者也。不認得吾身之主宰。而性命之情。何由而明也。當須苦心砥礪。以認得此真君也。雖然此真君。在聖者亦不大。在小人亦不小。聖與凡曾無差別。但求得而明。謂之聖。不求得而明。謂之小人。其明與不明。雖有差別。於真君。始無增減。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。無益損乎其真。其實無益損耶。有益損耶。當須求得而後親知之也。從首篇至此。層層譬喻。條條真實。但使學者體得自己性命之實耳。人志乎道。而

不明其性命之實。則雖博洽多識。唯是黠智之小人耳。安能得至死生無變於己之地位乎。人之所先當盡心也。此條六十八言。
一受其成形。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。其行盡如馳。而莫之能止。不亦悲乎。終身役役。而不見其成功。繭然疲役。而不知其所歸。可不哀耶。人謂之不死。奚益。其形化。其心與之然。可不謂大哀乎。人之生也。固若是芒乎。其我獨芒。而人亦有不芒者乎。
此段言真君有情於吾之深。以使入不可不體認也。夫人迷失真君。至老死役役。不知所歸。令人惕

然有深省處。一受其成形者。自人受此形。有真君而不離。故見聞覺知。行住坐臥。得其自在也。若真君一亡失。則此形即成死尸。不日而腐敗矣。故曰。一受其成形。真君不亡。遯晝夜守我護吾。以至此形骸之盡。此其有深情於我之真君。當明認得之。奉持恭敬。以報其恩者也。然人不知真君。日以心鬪。與外物相接而刃靡。刃謂相鬪。靡謂相愛。遇逆境則相刃。遇順境則相靡。不自愛惜。使真君刃靡外境。使令真君甚於奴婢也。費精勞神。其行盡如馳。而莫之能止。此馳外境而不知止也。人有真君。

視聽食息馳而不止。使真君終歸變滅。故曰。不亦悲乎。終身不知安居。其所求名利不定之物耳。有何成功。蕭然疲役。而不知其所歸也。蕭音涅。疲役貌。身死。真君向何處去。其所歸。茫昧不自知也。既迷失真君。其身縱不死。主人既離舍外馳。則人心之死。亦既久矣。其身同死尸。奚益之有。永爲名利所疲役。日就變滅。其心與形俱化滅。不知復有真君也。實可哀之至也。故曰。不亦悲乎。可不哀耶。可不謂大哀乎。言非尋常之悲哀也。然世人未嘗悲哀之。茫昧以沒世。實可憐愍者也。世上一概如此。

人生固如此者耶。各自可深省也。若我獨茫昧。不知所歸。而他人有具明眼。而不茫昧者乎。若有不茫者。則不亦可愧之甚乎。有志者當留意也。此條九十六言。

夫隨其成心而師之。誰獨且無師乎。奚必知代。而心自取者有之。愚者與有焉。未成乎心。而有是非。是今日適越。而昔至也。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。雖有神禹。且不能知。吾獨且奈何哉。

人既受成形。而不知真君。主人公離舍。而流落於外境。謂之神不守其舍。神不守舍。則與死尸何異。

所謂行尸走肉是也。言有成形而無成心。則同於死也。若能認得真君。明知萬物皆備於我。而不他假之實。則無行不真。無見不真。此謂之成心。隨其成心而無私。則師乃存吾脚下。故曰隨其成心而自師之。誰獨且無師乎。師所受教也。承教於人人。固大有之成心。則舉天下之人。莫不有師也。所謂師之所存。道之所在也。此成心人皆有之。奚必知日夜相代乎。前之十二般之所萌。而不馳外境。心自取者。唯有此成心乎。雖愚蠢無所明者。而亦有之。故曰。愚者與有焉。然不知其成心而隨之。則雖有若

無也。此乃未成乎心者也。雖能讀天下之書。能明天下之理。此乃愚者之徒也耳。口能言是非。心未嘗知師成心。所言之善惡。皆出自私念。非真是非也。故曰。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適越而未經日。安能知其土地山川丘陵高下之實哉。自以為昔至而漫說之。其妄可知也。凡內觀之徒。認得心意識之發現乎一切處。以為真君。自負驕亢。藐視他人者多矣。比芒昧不知所歸者。則雖似出一等地。然其心意識者。與外境對接而興。則依舊自軀殼上起念之徒也耳。然非不全知其地。今日始適而未熟

知其土風。強說其地美惡。不亦妄乎。此以無有爲有。非虛假而何也。然此人往往抗顏臨人。而教壞學者。亦不少矣。此未成乎心。而有是非者之故態耳。夏禹王躬親跋涉天下山川。觀其土之美惡。以作禹貢。今以未嘗有之美惡說人。愚者往往見欺而止。雖神智如禹王。且不能知。而況吾曹乎。實末如之何而已。此條七十一言。

自篇首至此條。大段落喪耦喪我。三籟等。層層譬喻。終使入就自身。而親認真君也。種種人心。十二般情態等。說得盡善美矣。說者唯愛文章之神奇。

而不繹其旨。使蒙叟之真情。千古埋沒也。自此已下。承未成乎心。而有是非之句。而生許多議論。是物論之所由起也。

夫言非吹也。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。特未定也。果有言耶。其未嘗有言耶。其以爲異於鵠音。亦有辯乎。其無辯乎。

前文逐段自吹萬不同起。而終至使認真君也。此段自未成乎心。而有是非。再生議論。以物論紛紛不齊也。吹即吹萬之吹。而天籟之觸竅。而生響之根本也。此吹之聲響。萬萬不同者。非吹之不同。乃

竅之不同也。於吹則大小高下皆齊。於竅則皆不齊。然則吹者天然而無私也。人若認吹之天然而不知竅之不同。則許多議論。不遣而自齊也。不然則紛紛不一。而是非競起。故曰。夫言非吹也。人之言語。與吹異者。乃未成乎心。而言是非故也。此所以不比於吹也。凡人之言語。必有意而後發。其所發之言。是非淆亂無定也。此皆未成乎心之是非。而發私意於言也。雖然於發言之時。當反諸心而推究。果有可以言之理而發耶。雖發於言。未嘗有可言之理耶。推究其所以然。則有言不有言。兩無定

也。此雖未成乎心者之言。其成心固備於我。則不知不識。發明其成心。而至無過之地者耶。未可知也。其有言與未嘗有言。有意而發耶。無心而發耶。反覆求諸己。則有意而發者。與無心而發者。所異其何如。其有意而發者。馳於物而起之意。而非長存者。乃暫時之私念而已。無心而發者。我既無心。發亦不知。言亦不知。更無可以稱無心者。則其言不知而發者耶。此猶雛之初脫卵殼。其音無心而發者耶。然則果有言與未嘗有言。比鷄音之發。以爲異耶。以爲不異耶。其異與不異。有辯而明白耶。

無辯而不明耶。當反覆推究而求諸己者也。夫天籟之觸竅而發聲也。雖無形之可以見。有所以然者而然。則無聲而能使萬竅發聲者也耶。且言之非吹也。如何而非吹矣。言者各有可言之意也。然則其可言之意。何以徵之。其所言之意。特未定也。則更無可以徵者耶。於是當再三推究也。胸中果有可言之意耶。其意發言於口耶。雖發言於口。而胸中無可言之意耶。無意而唯發言於口耶。又當推究其胸中之意。其意自何處起耶。其意之所起。在心境相接之際。而忽起忽滅。實幻妄不定耳。於

是能下工夫。則一切之言語。與吹同而無異也。與吹同。則與擊音同。與擊音同。則與天籟同也。而其以為非吹。異於擊音者何也。其宜明其有辯無辯也。言與吹與擊音異耶。同耶。若有能辯之者。吾當友此人。此條四十二言。

道惡乎隱。而有真偽。言惡乎隱。而有是非。道惡乎往而不存。言惡乎存而不可。道隱於小成。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。以是其所非。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則莫若以明。

上段既言。言與吹似異。而反覆推究。則言亦發於

成心而無意必。無意必則未嘗異也。體得其不異。則成心明明道存乎其中也。夫道無不存。言無不可。言吹。歎音。天籟。成心皆不容私意之時。莫非道也。而世上道有真偽者何也。此因道隱而真偽起也。其隱因何而隱也。言既推究則無是非之可以容意也。而言之有是非。隱於何處而然耶。道之真偽。言之是非。何如而隱。何如而起耶。夫道無往而不存。言無存而不可。何以隱而有真偽是非耶。道隱於小成。成者。以私意推憶道之本原。自謂得道者也。比愚者則雖出一等地。以斯為得道。而不

能再進者也。此似而非者也。故道之有真偽。自小成起也。言亦然。無實行而口發華麗。以為得者也。是利名私欲之人。假聖賢之行事。以成其私者。皆道之偽也。言隱於榮華。輕薄浮皮之徒。崇飾言辭。以銜人之視聽。欲以釣其名譽也。道之真偽。言之是非。職之是由也。故有儒墨之是非。按列禦寇篇曰。鄭人緩也。呻吟裘氏之地。祇三年。而緩為儒。河潤九里。澤及三族。使其弟墨。儒墨相與辯。其父助翟。十年而緩自殺。其父夢之曰。使而子為墨者。予也。闔胡嘗視其良。既為秋栢之實矣。疏云。昔有鄭

人名緩。學於裘氏之地。三年藝成。而化爲儒。儒者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行仁義之道。辨尊卑之位。故謂之儒也。緩弟名翟。緩化其弟。遂成於墨。墨者。禹道也。尚賢崇禮。儉身以兼愛。摩頂至踵。以救蒼生。此謂之墨也。而緩翟兄弟。各執一教。更相是非。緩恨其弟。感激而死。然則彼我是非。其來久矣。爭競之甚。起自二賢。故指此二賢爲亂群之師也。所謂儒墨者。小成而互有真僞者也。如儒以厚葬爲是。墨則以薄爲其道。此以彼之所是。吾以爲非。彼之所非。吾以爲是也。此兩特未定也。是非彼此。俱紛

紛未嘗有定論也。若欲推究其是非之根本。則莫若以明也。明者。下文照於天之謂也。天者。謂心不雜私意也。無私意。則無是非之爭。無爭。則心地泰然。何是非之競。此明字。不陟小成與榮華。而以成心爲師之謂也。雖愚者與有者也。况賢者乎。人人勿爲不及。以甘於自棄自暴之地也。此段七十二言。

物無非彼。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。自知則知之。故曰。彼出於是。是亦因彼。

道之真僞。言之是非。皆起於自是而非彼。若彼與

是不對立。則彼非彼。是亦非是也。夫人對一切外物而言。則天下萬物。無向而不為彼也。若反觀而察之。則古今宇宙。在我一念之中。則一切外物。無一而非是也。自彼外物而言之。則其理不明。反諸己而知之。則明知其理。故曰。彼出於是。是亦因彼。此二句。蓋古語也。故置故曰二字。以別之。彼是俱生於對立。若不對立。則何彼是之有。雖然不徹底。拂除其已見。則泥其理。而為蒙叟所撫弄。乃所謂自軀殼上起念者。而非玄覽無疵之地也。以上諸解咸然。前段莫若以明一語。須子細。諸解皆謂。物

我不對立。則無是無非。或謂。本來原無是非。大道原無物我。此因蒙叟之語。以生解者也。何者。非世上絕無是非物我也。但要之。求真君。師成心。反觀於己。則是非之起。皆因彼是之對立也。不著眼於彼是物我。而超然認得上天之載於形軀之表。則何彼是是非之有。至此地位。則物我是非。滿目前。而無物我是非之別。不玄同彼我。而彼我不立也。古人曰。來說是非。即是是非之人也。彼是物我。乃我一念心上之塵垢。則當離軀殼。而反觀省察也。此莫若以明之謂也。雖然無軀殼。則真君之用。不

可見無真君。則軀殼速腐也。猶風聲之於竅也。說者又謂泯是非。絕物我。欲絕物我。泯是非。則是非物我愈甚。此未能忘是非物我故也。此條二十八言。

彼是方生之說也。雖然方生方死。方死方生。方可方不可。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。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。亦因是也。

方生之說。蓋古有此說也。上文彼是。即方生之說也。此有二。必有二。有表必有裏。一切事物皆然。若有人觀心於形軀之表。不為一切是非物我所繫

累。則蒙叟豈吐出許多議論乎。未成乎心。而有是非故。道隱小成。言隱榮華。皆是陷於外聞。而踈於內觀者之故態而已。故層層苦口。說示其所以迷失真君。墮在是非彼是之窞之故。以告學者。當須用心也。生死不可等。總立一物。則有是非彼是之相反。而不能窮止。雖種種變遷不定。是非互生。亦互滅。倏忽無跡。此皆私意之所計較。而固非其真也。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。而照其是非。以無私之天也。天者。不涉人為。無私之謂也。前文以明者。謂照之于天也。人能以無私之天照之。則是非

彼是之根。無所尋覓也。此自彼則不見。故當省己而知之也。至此則人應自知是非彼是之無定體也。雖知其無定體。而非蹴翻軀殼而踐實地者。則徒知其無定體。而存其理於胸臆而已。然則徒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之義。而實不到無私之明處者也。故曰亦因是也。是者。指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之理也。此對是非彼是不看破之彼。而立言也。此聖人照之于天之地。實無私無假之至處也。雖然徹底不脫形軀之情思。則復是此無私無假之地。而更非彼者也。亦因是三字諸解孟浪。無著

落。此義可與識者語。非泥文字拘理義者之所得而知也。此雖超出凡人之套圍。而未到真實之地。故曰亦因是也。觀下文可以察焉。此條五十言是亦彼也。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。果且無彼是乎哉。彼是莫得其偶。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。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。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莫若以明。

前文既說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。能體此語。實踐不謬。而立于無私無假之地。則何彼是之有。但此因語生意。以聖人照之于天之理為是。而以不照

之于天之徒。爲非也必矣。此脚不踐實地。而貯理義於胸中。自以爲得之私意而已。故前文既說。亦因是三字。於是再三當推究之也。若有亦因是之無。可以因是者。則必有因彼而對者。其見雖出前一等地。而猶未能免彼此之地者也。與初之是非無差別。故曰是亦彼也。彼亦是也。如此則彼亦有是非。是亦有是非。依舊陷溺於是非之坑。故曰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也。於是亦當深省察也。若以照于天爲善。則以不照爲惡。推究之。吾見之私耳。果以有彼是之別乎。無彼是之別乎。推來推去。究

去究來。而翻然失却彼是之私意。則與篇首南郭子綦之似喪其耦者。同一軌轍乎。彼則不立。是亦不因。彼是固無其偶。無其偶則連聖人照於天之語。亦無善惡之可對也。至此而初得見入道之門也。故曰彼是莫得其偶。謂之道樞。樞者。開闔之所由。出入之戶也。此道樞見得分明。則永無彼是對立之私意。其無私之地。乃上文所謂照之於天之實地也。此道樞在一切是非之中。而不即是非。亦不離是非。其莫得其偶之初。宛如環中。到此地位。則其得樞之初。如處環中之地。是非惟在外。而不

到其中地在外之是非。圓而無窮極也。其中地不特是非之不到。遊於是非之場。而無罣礙。無罣礙。則其應無方而無窮。外之是非。亦無礙於我。而明見是非也。是雖世上之是非無窮。而我無是非之念。則其應是非也。亦無窮也。按人間世云。狗耳目內通。而外於心知。則鬼神將來舍。而況其凡乎。夫耳目之內通也。世上之是非紛紛不一也。若以其是非挾之于心知上。則是是非非。紛然淆亂。無有窮極也。今狗耳目之內通而已。而不起心知。則其中虛而生明。虛而明。則所見聞乎耳目之是非無

窮。亦均白駒之過隙而已。故曰是亦一無窮。非亦一無窮也。脩習不怠。而到此地位。則是非之念掃地而滅除也。我無是非之念。則成心真君。明而莫復得其偶。此謂之道樞也。此得道樞之初。得其無聲無臭環中之地。以應一切無窮之是非也。故曰莫若以明。此語照前文。以結此條。按諸解。以因是二字。爲肯綮。爲緊要。此亦未免亦因是之地者也。夫學而不到道樞。則未喪其耦之徒耳。何以明聖人照之于天之實地哉。其言辯如懸河。如瀉水。未達無私無假之實地。則亦因是之徒。何道樞之得。

再結故曰莫若以明之語。以示所以使學者不可
不實踐體認之義也。至此亦有真明偽明之差別。
公推究也。此條六十九言。自夫言非
前喪耦喪我真君成心之語。以故
語結之。自此以下反覆以明莫若
實深矣哉。讀者勿忽之。

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

山本長充衛門彫刻

解莊卷之二終

再結故曰莫若以明之語。以示所以使學者不可
不實踐體認之義也。至此亦有真明偽明之差別。
亦不可不徹底推究也。此條六十九言。自夫言非
吹也。至此條承前喪耦喪我真君成心之語。以故
曰。莫若以明之語結之。自此以下反覆以明莫若
以明之意。其旨實深矣哉。讀者勿忽之。

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

山本長左衛門彫刻

解莊卷之二終

